



穿越过去，你的高考志愿会在大溪吗？

通讯员 陈律潮

登登方岩山，入门此其始。往辙今杳茫，迷途竟谁指。五百多年前，谢铎站在方岩书院前抒发了慎终追远之怀、乡党教化表率之意。书院与科举相辅相成，是我国存续近千年的古代教学机构。书院设山长，主管教学，兼管院务，亦有官办和私立之分，以自由研习为主、集众讲授为辅，山长或名师讲经、讲文、讲诗无定期，就如现代的大学一般。

那么，你知道大溪的书院在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吗？



谢铎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大溪最早的书院 中山书院始建于南宋时期。彼时，曾任京学教谕的张环川致仕（退休）后置田20亩，创办了中山书院。当时正是书院发展的春天，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书院制度，确立了书院在古代教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中山书院的建立，为往后大溪书院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元朝时期，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发展，书院虽然在数量和规模上实现了空前的发展，但在文化、精神等各个方面远不及南宋。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元朝时期的政府部门及统治者虽然在表

面上支持和鼓励书院向前发展，但实际上是在满足自己要求的基础上对书院进行改造和再利用。这一现象直到明朝弘治时期才逐渐好转，书院得以复兴。也是在这时，大溪的书院文化发展实现了重大突破。

知名度更高的方岩书院，就始建于明弘治二年（1489），因明代文学家谢铎讲学而闻名。其建立的过程，也是一场关乎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多方博弈。

明宣德十年（1435），谢铎出生于黄岩县方岩乡三十都（今温岭市大溪镇方山村）。他自幼好学，据谢氏宗谱记载，他7岁时就进入族人开办的会馆庵（方岩书院的前身）读书，以叔父谢省、谢绩为师，年十四，叔父授以《四子书》《毛诗》，辄通大义。

谢铎中进士后，出仕翰林院，诗文、政论广泛流传，返乡讲学时，从游者众。而会馆庵内形制局促，慕名前来求学之人渐多，难以容纳，于是谢铎商请谢省，扩建会馆庵。之后，谢氏家族在（太平）县西北三十里，方岩山北筹建方岩书院，以为子孙百世讲学之地，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动工，到弘治二年（1489）建成。

建设书院过程中，谢氏家族耗尽心力，其间还遇好事者从中作梗，诬称谢铎为建书院而占寺田，不肯纳米。为此，谢铎致信时任台州知府陈相，名下若有一毫寺田，则已所有田地皆当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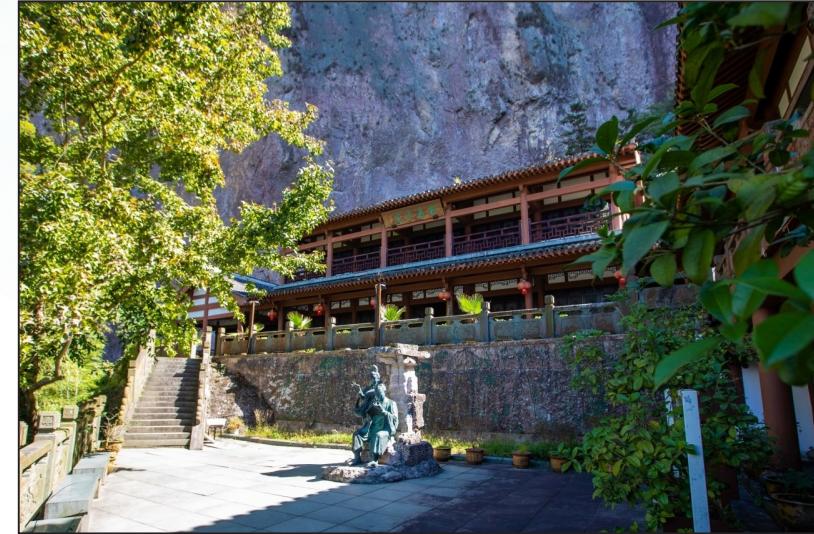
谢铎致仕后的10年间，一直在方岩

书院讲学。其叔父谢省亡故后，主持方岩书院日常事务兼讲学的重任，全部落在谢铎身上。谢铎深感责任重大，对方岩书院更是尽心尽力。方岩书院在当地愈加闻名，追随谢铎的从游者从乡族之秀发展为邑之俊秀，而谢铎亦是不遗余力，倾囊相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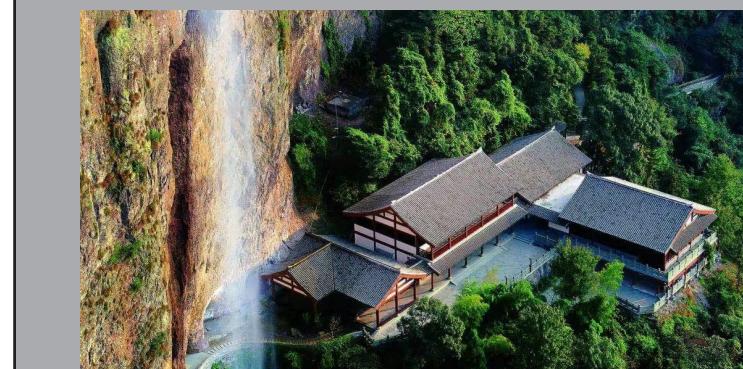
自方岩书院建立后，大溪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明代除方岩书院外，还有潘宏皋置田若干亩建立的斗山书院和赵氏族人建立的箬溪书院。清代则有鸿文、漩溪、鲸山等书院。此外，还有创废情况不详的洋山庵书院、梁山书院、冠山书院、剑山书院等。

清朝时期的书院在数量和规模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清朝统治者控制着书院招生的数量、教学模式和自由的讲学之风，根本目的还是希望书院向着官学逐渐靠拢，让书院成为科举制附庸，进而为统治者服务。书院的本质被改变了，其精神面貌也荡然无存。

1901年，清政府下令将各省、市、县中的书院全部改名为学堂。这主要是由于书院在科举制和官学化的不断影响下，逐渐边缘化，自身所具备的文化传承和学术创新作用逐渐丧失。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国处于动荡、战乱和不断变革时期，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书院不能与时俱进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与社会共进退，最终只能由清政府下令废除。由此，经过千百年辉煌发展的书院退出历史舞台。



方岩书院 记者 徐伟杰 摄



方岩书院（大溪镇供图）

全国书院改制绝大部分在清末完成，也有极少数延至民国初年，如大溪中山书院于民国初期改为环川初级小学、鸿文书院于民国六年改办为鸿溪国民学校、箬溪书院于民国三年在原址上创办冠山第二初等小学校。在大溪绵延近千年的书院在历史长河中离我们远去，但古代书院的精神种子和气息却没有走远，书院的灵魂一直蛰伏，等待着新生的日子。

传统的书院教育相比于现代教育，更注重沟通交流，以促进教学相长。方岩书院的谢铎就多次带领学生游历浙东各地书院，如金华丽泽书院、温州云津书院等。白沙先生陈献章对其夸赞道：

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际而不动，至阳明而厚大。对陈献章的理学精髓深有体味的谢铎则作诗称：天高元有籁，弦绝可无音。珍重云津学，休传统谱针。

作为浙中王门杰出代表的黄绾早年师从谢铎。在方岩书院时期，谢铎告诫过他做学问必有真心实意，刻苦工夫而后可。虽然事后黄绾转事王阳明，但他仍然谨记谢铎的教诲，不改初志，以穷师孔孟，达法伊周为座右铭。可见，谢铎在推动阳明心学及浙东学术整体进一步发展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承上启下作用，也可以看到古代书院通过沟通交流取得教学相长上的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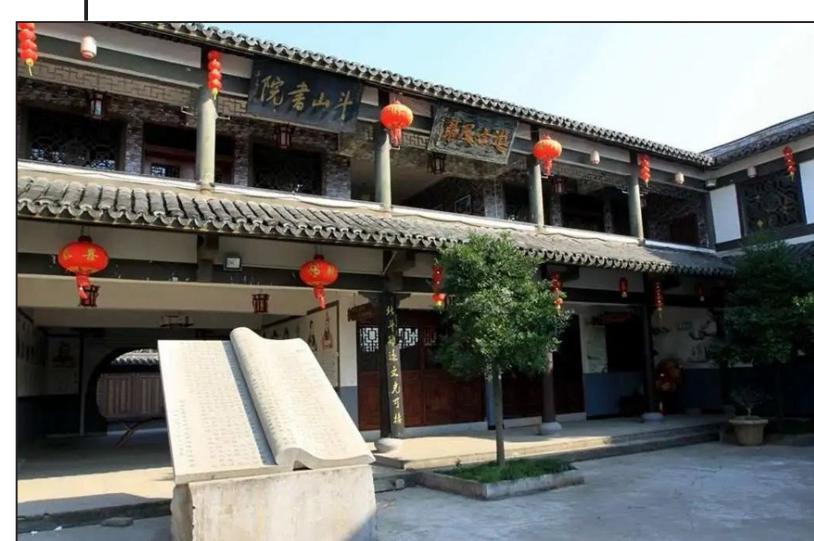
传统的书院教育相比于现代教育，更加注重德育为先。古代的书院教育不仅教授学业，更注重人品、人格和气节的修炼，培养特立独行、清醒从容、立于天地间的道德人格。

古代书院教师秉承德高为师的传统理念，十分注重发挥自身道德榜样的作用。谢铎的一生都在诠释着什么叫德高为师。他死后，好友李东阳在其碑文中写道：维文肃公，矫矫风节。言论铿锵，行操孤洁。文必己任，教必身率。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中心环节，坚持品德修养、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教学等方面贯穿，

这是我国古代书院教育思想穿越千年的熠熠光辉，更体现了古代书院对于当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的书院教育相比于现代教育，更具传承绵延性。隐性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途径，它通过教育环境营造、文化熏陶等方法，达到潜移默化的良好教育效果。传统书院不仅注重选址，集山水名胜与人文景观于一体，更尚礼崇文，在标举学术追求的同时，强调要感知先贤先儒的人格魅力，感受成圣成贤之志，这使得传统书院往往具有较强的传承性。

为纪念温岭三圣贤王居安、谢铎、赵大佑，方岩书院新址于2005年建成。书院采用明代书院的结构布局，内设美丽家园馆、东瓯古国馆、大溪圣贤馆等，展现了当地名士的生平事迹与教育思想，崇文重教、清廉传家的精神。沈岙村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曾广泛发动党员群众寻找历代先贤事迹，重建了明代斗山书院，并在斗山书院中设立了斗山讲堂、乡贤榜等。每年，沈岙人都会在斗山书院举办面向所有村民的家风家训教育活动。乡贤榜收录本村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和在外名人的风采。



斗山书院（图片来自网络）

随着历史演变、战乱迁徙，绝大多数书院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少数遗存下来的书院也面临着长期沉积的困境和问题。比如，大溪的冠山书院又称假山书院，当年书院的泮池、泮桥、笔架形假山虽至今还保留着，但是对于它的存在和文化价值，人们却知之甚少。又比如剑山书院，其院址仍静静地坐落在剑锋坑内，无人问津。做好书院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首先，要了解书院的历史信息，把握书院文化脉络。沈岙村的斗山书院建立于明代嘉靖初期，至清代已废弃，如何还原斗山书院成了大难题。村干部便发动党员群众，考据历史文献，重现了这座来自于明代的古书院。

其次，要深知书院的文化价值，活用其精神内涵。谢铎在方岩书院执教期间，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形成了明确的教育观念。比如，他在原六事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正祀典以究明伦之实、重科贡以清入仕之途、革冗官以从京府之制、塞捷径以澄国学之源的改革措施，表现出他一贯崇儒敦化、正本清源的教育思想和人文情怀。其思想对于当今的教育发展仍然有益。我们应该继承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将其运用到现代的教学生活中。

最后，要积极加强书院文化宣传，拓宽书院文化宣传渠道。历史上

的书院既是书籍文献典藏处，也是文化教育机构，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育形式的更替，传统书院的教育功能已非主流，但其宣传价值不可忽视。比如，斗山书院不断加强内部建设，在书院中设立斗山讲堂、乡贤榜，每年沈岙人会在斗山书院举办面向所有村民的家风家训教育活动，这样既能对当今社会的道德起到规范作用，也能让村民们学习相关知识，提高文化归属感。

书院遗址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它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的古代建筑。

大溪自古名人辈出，仅据县志可知进士就多达10人，举人、贡生更是不计其数，书院文化因此兴盛。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机构，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与大溪的地域文化、学术思潮、科举文化等都有密切联系，保护现存的古代书院，也是在保护隐藏在书院建筑与历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此，须加强对现存书院的调研和保护工作，沿着历史文化脉络，留住可供教育永续利用的文化遗产。

先人缔造之苦心，与命名之精意，泯灭无存矣！不少书院正在风雨侵蚀中走向荒芜。驻足于此的人们啊，该听一听那来自千年前的琅琅读书声。